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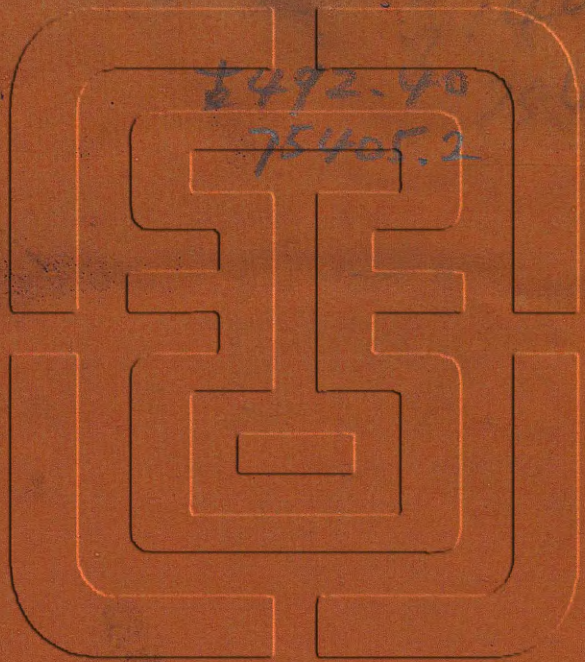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3492 40
7540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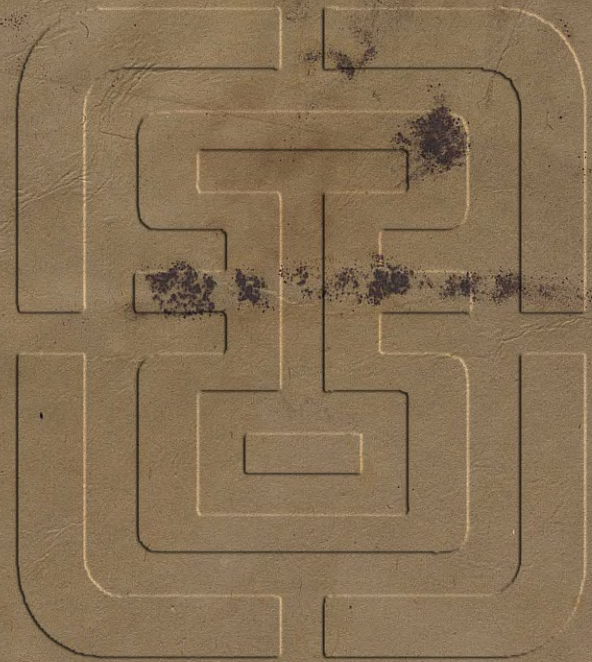


登录号 李 380
函 /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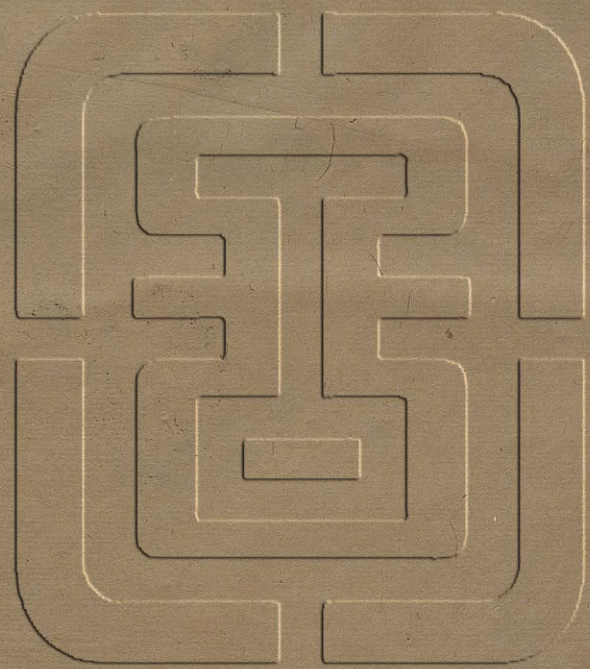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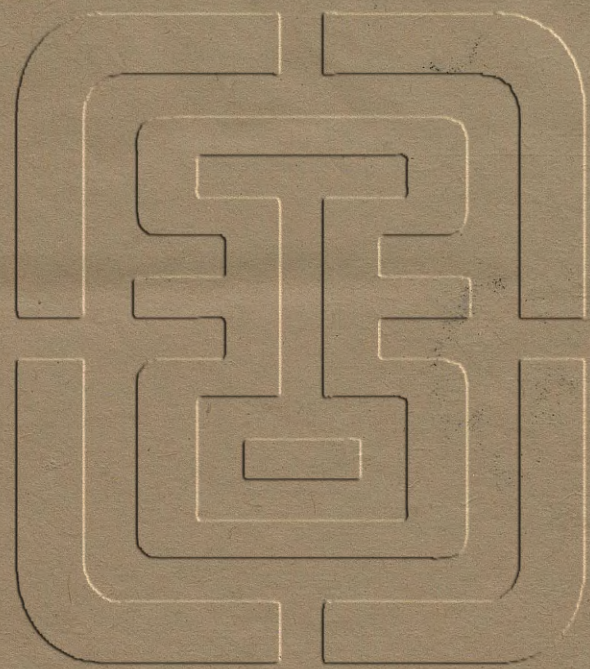
登录号 钱 10196
函 /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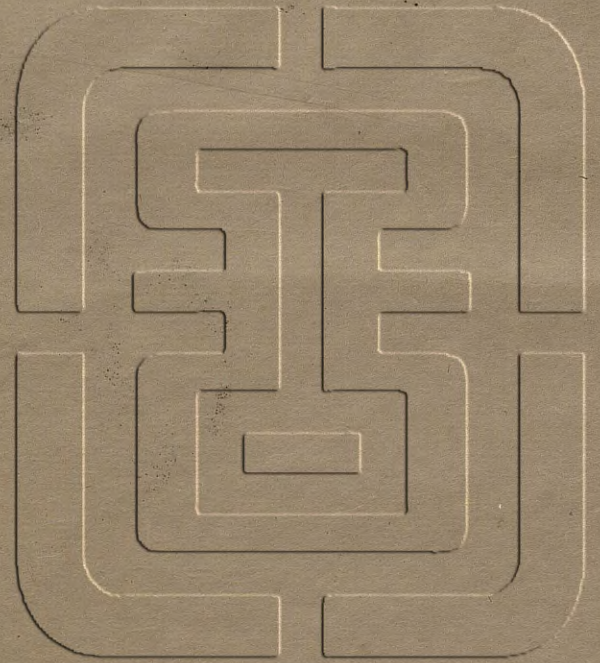


6492.40
75405.2



元牘紀





元續紀序

嘉靖甲寅春四明詹

秣陵戎時

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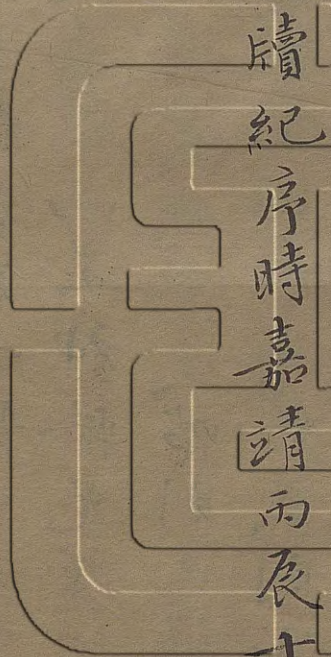
乞予為文因借王女潭山居記于羅元溥戲題
詩云吏部開山處還因古洞天卧遊三百里都
只在毫端既還遂借別帙原溥時數日一致翻
閱後各跋百餘字歸之復錄所跋者于紙是時
予在制春寒多雨故日夕棄舉業廢人事為之
入夏漸長欲益肆厥力居無何羅氏所藏已殫
乃復借于姚元白元白所有不甚夥然多舊時



拓本頗精竒時晨起捉筆日午棄去晚復當
風再濯研卷乃已秋深入棲霞上萬佛嶺過本
業尋謝靈運墓不可得托宿祈澤至天寧達張
山觀大泉歷吊洞鴈門而返則初本已失遂
寢所為今年秋陳先生之官蜀中欲致書楊太
史檢徃時所為詩乃得于亂書及省之已紙弊
墨渝矣久之與黃淳父過少司成朱公象元官
舍觀所藏甲秀堂帖本淳父故物得之祝京
兆者後歸閩士王某王素稱好事今官都下淳
父教誇之予既見手把之不忍付而淳父從旁

慨嘆異其所未及酌酒歸篝燈坐堂上因思凡
物竒則必傳聚則必散即如此帖不數載自吳
而燕又自燕而吳神翰鬼運不可致詰如此然
則二氏所藏使無是帖則已誠有之豈不以竒
而傳耶縱不以竒而傳久則漸滅不可考後之
人蓋有願見不可得者雖然予所覽特古帖之
苴尔世所保禊帖如麟鳳芝草予所見若上海
顧內舍汝和本有張仲壽記華亭何翰林元朗
本有倪元鎮詩與朱公象元本有趙子昂跋皆
號稱五字不損者則遺帖在世尚多又何取于

二氏哉予之為此多贅也已或者曰古人若洪
公适之隸釋伊歐公修之集古目錄趙公明誠之
金石錄黃公長睿之東觀餘論如此者甚多後
日焉知二氏之帖不賴予傳耶予既笑予之贅
又嘆古之人多此也因點竄之以存題曰元牘
紀作元牘紀序時嘉靖丙辰十一月三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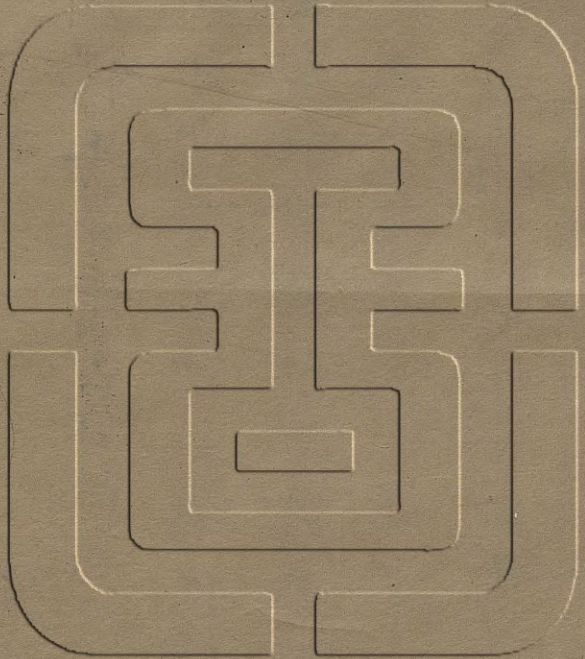


元牘紀

秣陵盛時泰

周穆王篆書吉日癸巳

三代刻自岫嶠紫霄外惟此碑乃穆王書無疑
宋學士重刻于浦陽山房二種余求之未獲今
乃于元白中林堂見之真令人冷然如在壇山
岩邊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八日借歸留蒼潤
軒逾旬敬題之以還



元續紀

秣陵盛時泰



漢急就帖

書學自二篆八分外惟急就為草書之始臨池之士不可不厭觀焉近代宗仲溫祝希哲皆能之然二公微傷于纖此外固未見卓然者矣吾鄉印剛先生藏金石遺刻甲都城元孫原溥許徧借觀之適取七種首得是帙故敬為題之云爾時嘉靖甲寅三月十五日也

漢史晨響孔廟後碑

右漢史晨響孔廟後碑予借自淵泉記室同諸
家板本讀之俱不甚差異但此帙後有武周時
諸人題名而洪本以下俱未言及之豈簡翁自
別刻上得之而遂偶附于此耶抑諸君因其人
而畧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漢孔廟置卒史碑

三代彝器款識世不多見壇山石鼓剝落亦甚
其他自秦相泰山之朶而下惟兩京為古予嘗
檢洪丞相隸釋見此碑列于第五而近世都元
敬楊用修徐獻忠集漢字者俱以此為第一豈

先教者已零落不可得是刻在孔林尚無恙耶
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
暢而人往、缺之故敬為補之而記其說如此
若夫見三家跋者不復廣引矣嘉靖甲寅四月
七日記

漢北海相景府君碑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人身有首裝者不可棄
今觀此帙乃得其實也然洪跋謂任城有景氏
三碑而近世收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
猶鳳翎麟角不可因其殘剝而輕舍淵泉其慎

嘉靖二十一年
甲寅二月

慎守之也弃臣子号下有仁敷海外著甘棠号
十六字洪與都氏本同有而此不著嘉靖四月
七日記

漢泰山都尉孔彪碑

漢碑額下即直書其人無復者此碑既篆額題

曰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而額下首行又書

曰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碑陰又有篆書門

生故吏名五字故與諸碑迥異淵泉收漢刻極

富必有以訂之已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

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碑陰通一冊吾鄉羅

公所藏元孫淵泉假以示余碑言青龍在泥濼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按爾雅十二歲名申曰泥

濼永壽元年乙未此言申者則次年丙申矣霜

月者九月也皇極之日五也此皆漢人尚識締

之學故文字好竒如此其佗則洪丞相都太僕

言之已具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淳于長夏承碑

此碑金石錄謂元祐中洛州治河得之土中近

楊文貞公亦謂廣平府治河得此曩曾記宗鄭

僑此以為篆體八分而元王文定公謂為蔡中
郎書至比之夏金鑄鼎形模謫恠以今觀之蓋
奇之過者尔

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隸額白字
此碑乃門人為峻立者故有忠惠父之称謚方
勁古拙甚可寶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孔彪碑

孔彪碑雖剥落已甚然字有挑法是漢人中出
色者古人文字只以古語聯書之觀此篇數十
句多有韻可讀亦一種奇文嘉靖甲寅四月十

二日記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壽頌篆額白字

此碑近出故洪氏諸君所闕曩年曾有人貽予
後失去今重觀于淵泉恍如故人别久再見猶
能識音容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鄧騭討羌竹簡

又按雲麓漫抄言此乃宣和時
右人得木簡篋內梁師成入石

右禮曹朱子价鈞勒于研上者予過子价書楊
升菴所寄蒼潤軒記于石從石工家得之其詞
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
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臣廷

議縣令三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
羗急、如律令後又云馬州^行正^行駟二百頭日給
古詞古筆^觀硯之令人慨然若宋公者真近時博
雅好事之士哉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雨中記

漢急就帖

余舊藏此帙臨學曾數十百過比已與沙門圓
慧昨于華亭何元朗所見宋仲溫臨本神氣骨
肉俱勝今日更觀茲帖微悟古人遣筆之意焉
是日午後獨坐樓下思與原溥面談不可得故
再為書此筆鋒久顏作字遂不隨手

元牘紀

秣陵盛時泰

魏受禪表并上尊號奏

右受禪表上尊號奏皆元常梁鵠妙迹學書者
自此求之而逝乎中朗可全見古人面目淵泉
其珍之哉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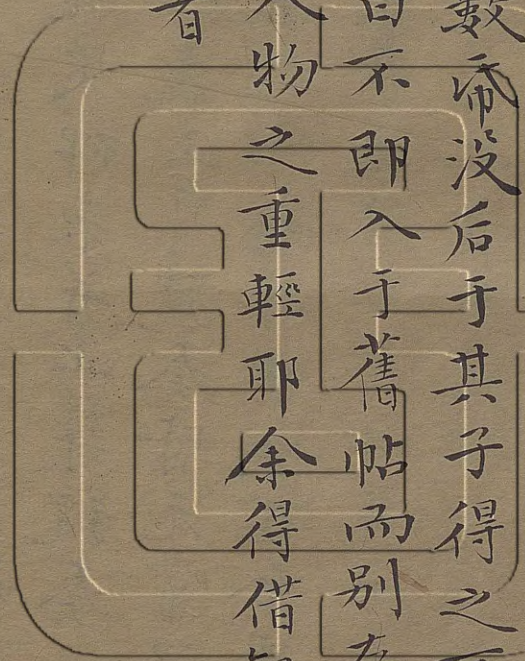
魏魯孔子廟之碑篆額白字

世稱此碑為曹植文梁鵠書鍾繇刻字謂之三
絕余久求墨本不可得今乃獲借于淵泉記室
晨起蓬首臨數十字不覺清風洒然也嘉靖甲

寅四月十二日記

魏

姚元白頃歲得舊榻閣帖托友人裝潢成帙因
匿此數帝沒后于其子得之可謂珠還合浦矣
然元白不即入于舊帖而別存如昨者其亦有
感于人物之重輕耶余得借觀之故為題之以
告來者



元牘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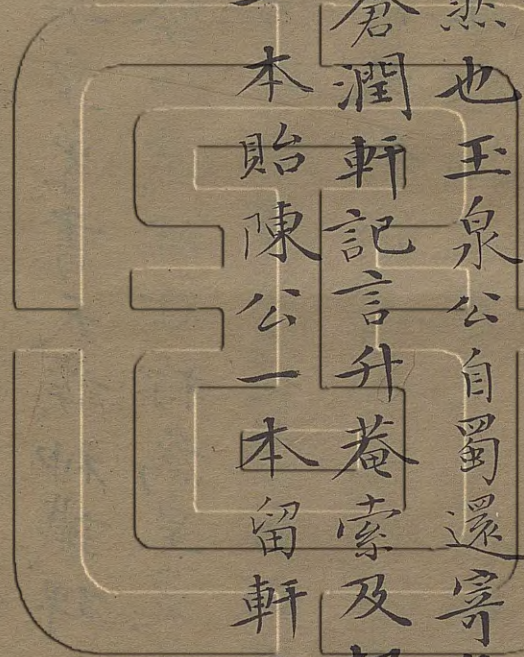
秣陵盛時泰

吳皇象書天發神讖碑

右天發神讖碑世稱為皇象又定為蘇建若篆
若隸字勢雄偉舊在紫岩山後歸天禧寺又歸
籌思亭又移府學移星門近歲復徙入尊經閣
下予屢欲榻之未果今得觀元白所收本摩挲
之誦書疑皇象多之句以歸然以為建書者是
也斷碣之夢元白想知之久矣

又

世稱此為三段石誌言乃華嚴文皇象書者予
向見一書辨此碑與國山碑俱蘇建書甚詳今
已失記然陳后山詩云書疑皇象多則亦未以
為決然也玉泉公自蜀還寄升菴楊先生為予
所作蒼潤軒記言升菴索及拓本予因拓一本
致之一本貽陳公一本留軒中而因附其事于
下云



元續記

秣陵盛時泰

晉王羲之行書蘭亭記

今士人家收禊帖正所謂有杜荀崔章得象者
昨與東海何元朗論此余謂定武本自彞齋松
雪外世間應無數帙彼言當猶甚多因自謂有
之而又不出以示余此亦恐以氣相尚者耶
淵泉乃祖太守公蓄此一為陳緝熙所臨本一
為豐存禮所臨本一為詹仲和所臨本其餘則
蘭雪軒刻爾俱有跋可考候余見何氏本如何

再一一為淵泉鑿之也嘉靖甲寅三月二十日
記

晉王羲之雜帖

右陰符經心經筆陣圖十七帖四種共一帙乃
吾鄉石阡太守印岡公所收元孫淵泉出以相
示余記少時授業橫埕先生曾以陰符示余謂
非右軍之筆又數年前見友人金子坤壁上帖
多心經一長經後有跋辨右軍未曾書此今已
不記而此本則又無有筆陣圖雖始自右軍然
此刻乃李後主所書此則楊用修有此言也惟

十七帖為右軍之筆而世間臨本極夥此殘石
乃南原王公視學河南時于寺中掘得之筆意
翩、有東晉風韻差可寶也曩見其子子新為
予言是勝國時一少年僧所臨不知彼何所據
然子新隨父宦遊似得其實也子新愛此石歸
時以紫毡包置車上後為南原公所止遂棄驛
中今不知所在嘉靖甲寅立夏日雨中題

晉王右軍行書周孝侯碑

士君子貴砥礪名節不貴逡巡甘忍周子隱少
年名陷輕薄至父老比之三惡一旦發奮遂為

江左名流頃于陸士衡集見其碑令人慨然遠
想意欲適宜興上斬蛟橋摩挲石刻以還今日
秋澗兄出所藏石本觀之愈為暢快秋澗文雅
博達家有古刻數百種君復近于隱讀書臺傍
每風日晴美上故基宿莽想像當日丰韻誦少
陵蕭條異代之向以歸而燈下在古石洞天展
平原文章會稽字畫夜深而寢恨予不能從之
游也余既得厭觀此本而秋澗命書數字于上捉
筆笑曰佛頭堆佛正是此類座中如遇米顛幸勿
出示彼必連道惶恐救人也嘉靖甲寅七月四日記

元牘記

秣陵盛時泰

陳常需書攝山栖霞寺碑

金陵六朝遺刻惟始興安成二碑在花林田中
此雖陳時所立然初本燬于會昌後又重立而
石復斷僧人契先再依石本寫之則今立于殿
廡者是已碑內言明微君初居此與度法師講
經遂捨宅為寺繼而欲造無量壽佛未成而沒
子仲璋繼之又言朗法師在寺梁帝遣十僧受
法又言蕭珍遁迹茲山死葬法師傍又言楚靳

尚神受戒則今山頂有廟者是已但蕭公之墓
都不可尋而遺刻益已剝盡則江抱持所謂辭
題翠琰字勒銀鈎賢乎樂餌過客宜留者亦有
時而泐耶嘉靖丁巳五月七日記

陳僧智永真草千字文

世近初學以此為楷則吾鄉王逢元字子新尤
以此得名但學者多濁惡可惡遂至見者閤堂
焉羣玉堂帖後有後半幅字結體微肥有丰度

元續紀

秣陵盛時泰

隋修孔子廟之碑

隸書有額篆黑
字仲孝俊文

去年余同余伯祥過王用五宅見粘此碑于壁
余遂携之以歸都元敬近集金薤琳琅自言收
隋碑甚少余既于石湖志畧得橫山塔銘刻本
而復兩見此豈非余之深幸耶嘉靖甲寅四月
十二日借淵泉兄所收本消閑因題而歸之

又

右仲孝俊撰碑內言陳叔毅以齊皇諸孫為曲

阜令因修闕里故孝俊立此以頌其功時大業
七年辛未歲也然孝俊自書齊州秀才而下又
書前吳都主簿豈罷官而復應秀才舉耶書差
有漢意文甚俳後頌語云子還名賈兒多字鄭
二句為古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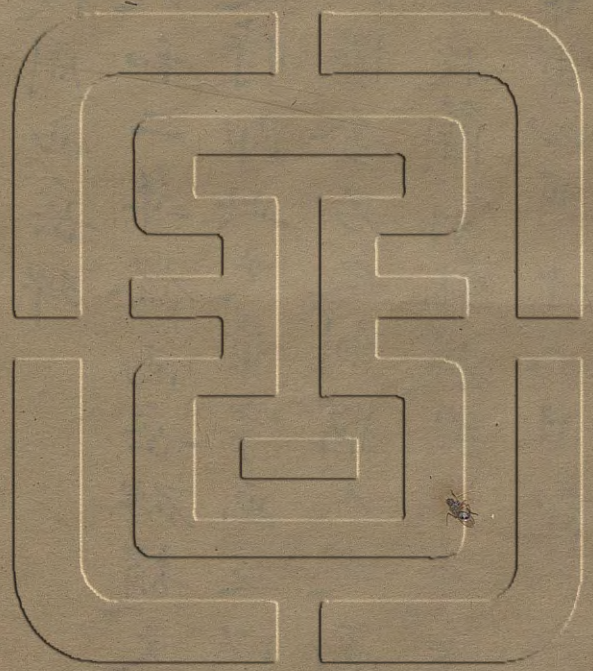


元牘紀

秣陵盛時泰

後周西岳碑

右周天和二年修西岳碑趙文淵隸書當南北
分爭之時即此文章字畫足以見其景象此古
人所以擬金石之刻猶人之面貌也然是碑好
事家罕收簡翁能搜之淵泉其勿輕以示人哉
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元續紀

秣陵盛時泰

唐褚遂良真書三藏聖教序

三藏聖教序世傳二本余嘗評之以為王書如
千狐聚裘痕迹俱無褚書如孤蚕吐絲文章具
在然今藏書之家右軍之刻多有而中書之榻
僅見簡翁此帙紙墨兩精原溥可以保矣甲寅
三月十八日東髮畢題字

唐吳通微行書楚金禪師碑

書學之盛莫踰李唐今世雖紙爛墨渝而收者

得其一字猶鳳毛麟角不嫌於少多寶佛塔魯
公之書徧天下而通微此刻僅見之即此可以
想見當時之盛矣故世人有言者曰收藏貴富
賞鑒貴精二者我今見之印翁夫子矣原溥其
世守之甲寅三月十八日記

唐加封孔子詔書隸字

右詔二通碑一通祭文一通跋一通共一帙甲
寅三月十九日借觀於原溥跋言是碑曾為風
仆而字画不損疑其陰有所相此豈非上堂聞
絲竹音者耶

唐孫師範隸書孔廟碑

余燈下偶觀此帙適兒子敏耕在几邊問孔聖
人何字予曰仲尼彼曰故事中張伯何以稱尼
父余曰父者男子美稱因使之觀此同予誦畢
而寢次早為甲寅三月二十日敬書其後以還
羅氏芳潤閣并告我原溥也若夫唐世追封之
典禮與夫文章字畫之妙則小子何敢議焉惟
以手畫紙模索數十讚嘆而已

唐李邕行書法華寺碑

李北海書以岳麓雲麾沙羅為勝而是本重刊

于木故丰神稍失未稱刻石人東海伏靈芝乃
公所托名也余友淵泉兄出所收本以觀敬為
題其後如此

唐歐陽通正書道因法師碑李儼文

歐陽通正書較信本流麗有餘而嚴敬不足杜
詩云書貴瘦硬方通神今以此視化度醴泉諸
碑已自癡肥矣然學者自此求信本之迹則亦
執柯伐柯取則不遠矣淵泉兄其謂何哉嘉靖
甲寅三月二十六日雨中試新茶畢記此

唐歐陽詢正書醴泉銘皇甫府君二碑

右歐陽信本書醴泉銘與皇甫府君碑信本在
隋末稱能書入唐為太宗寫九成宮愈翮、自
許然詢亦王魏之類也故誕曰歐書留名至今
而詢竟以筆札喪節今二本並裝一函觀者因
書法而愛名教可也

唐虞世南正書孔子廟堂碑

榮
營咨道以上十萬買未~~極~~去大周字本即此
刻乃宋時重勒者永興親受筆訣于永禪師當
時進呈石本唐太宗以右軍黃玉印賜之今此
表勒在羣玉堂帖好事者合觀之可以知伯施

書矣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借觀羅氏本因題之
唐李陽冰篆書三墳記

少溫書始自嶧山終歸孔篆故勁利豪爽遂為
一代絕筆論者以為蒼頡後身誠知言哉今遺
刻散見人間者以庶子泉銘怡亭刻石為最而
不可見此亦已過半矣簡翁嗜古最篤家藏
古今金石刻極富而元孫淵泉能世守之昨以
是帙假予故敬為題其後而歸之嘉靖甲寅立
夏日記

唐張從申行書元靜先生碑與唐李衛公

行書上西岳書二帙

元靜先生碑有二本一為魯公書一為從申書
昨予遊三茅山時見魯公碑乃方石斷裂草野
而是碑板瑩然如玉壁立無下李陽冰題額與
大歷七年八月十四日建諸字多為人指所畫
豈以此碑世為三絕故遂膾炙人口而知與不
知皆愛耶李衛公上西岳書少時見冶城道士
家懸一軸後遍求之不可得今乃再見讀其文
凜凜猶有生氣吾鄉姚世昌曾因此受知朱開
府事在江寧志予此書久已零落不能記其詳

故聊因淵泉兄道其畧如此嘉靖甲寅立夏日
雨中記

唐史惟則隸書大智禪師碑銘

大智和尚七十九年東奔西走說佛說法只留
得卧去坐去有何差別二句已是眼光落地時
踴蹙話頭嚴挺之史惟則一家癡漢更為作碑
寫頌只至今日裝法帖書跋語絲、不了古詩
不云乎當時一著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淵
泉若穿透此句便雖滿家法書名画我只道眼
中無有片紙隻字也

唐陳懷志行書北岳碑韋虛心文

陳懷志此碑在李北海雲麾之下法華之上蓋
以其筋骨有餘而丰度微澁尔淵泉富有唐世
遺刻試較之當自知也甲寅三月二十七日題是
日立夏風雨蕭瑟如高秋讀是文恍若從恒山
麓下遇冰雹交作山谷晦冥時從羽人仙客問
投宿處景象也

唐柳公權正書元秘塔碑裴度文

柳誠懸書學出自烏彤烏彤出自懷素而素自
直遯永師者大抵唐世字學極盛然自魯公而

下其餘諸名家數人同論則具體而微各覓則
同工異曲元秘塔是柳書之極有筋骨者刻手
精工唐碑罕能及之故可寶以為玩也

唐顏真卿正書多寶佛塔碑岑勳文

魯公書多寶佛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正如
杜少陵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便澁此殆
曹子建所謂蘭茝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
臭之夫者也嗟世人若不具隻眼而隨人語
言以評古書此又冒足以言心賞耶余故聊為
淵泉道破必且能為我下一轉語也

唐什懷素草書千文聖母藏真律公禱帙

嘉靖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假淵泉所收唐人遺
刻一十三種二十七日雨中無事各為書數字
以歸之而是帙最後乃目為之評曰千文如美
女當歌聲嬌而形孌聖母如勁卒臨陣氣銳而
風恬若藏真律公三帙則直如春晝晴絲冉
若有秋空薄霧澹還無者也

唐褚遂良行書聖教序

褚河南書在唐人中極為富艷是碑之立在懷
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後宗道君楊小妹

師之其所謂瘦金書者此其權輿也已

唐柳公權行書復東林寺碑

誠懸此碑鋒錐盡歛風骨微著故是合作之書

嘉靖甲寅四月七日為淵泉兄鑒定

唐徐鉉隸書真素王君碑

右貞素王君碑乃徐鉉撰文鉉書丹者簡翁既
裝為冊而又附以裴質古詩朱九德黃石公廟
碑蓋簡翁愛道德重山水故隨所得而類收之
元孫淵泉能世守之予得觀故為題其後嘉靖
甲寅四月七日也

唐李北海行書東林寺碑

廬山自遠公開社殷仲堪作記後北海此碑最
佳故裴中丞題有覽北海詞翰想見風彩之嘆
此後又有米元章蔣之奇題名合三公觀之可
以知李公書價當與匡廬並永矣嘉靖甲寅四
月七日借淵泉兄所收本臨之方一週而賣茶
人適至遂爇火試泉書此記事

唐碧落碑

右吾子行有說予曾見元朱蓋辨臨本于友人
何之朗宅極佳然世以此為仙人所書而劉公

嘉話指為陳惟玉書朗州去立碑時不遠宜得其實也

唐張庭珪隸書魯孔夫子廟碑

右大字李邕文在孫師範碑之次

唐李陽水篆書庾公德政碑并城隍廟記

右二碑不及三墳記道勁然德政小而美茂城隍大而半神彼善于此也釋城隍乎

唐什懷素草書自叙帖

此帖乃文徵仲為陸氏手勾入石者刻極精搨絕佳可以見古人遺意又格古要論後有魏良

臣跋今陸氏本無之

唐戴千齡隸書北岳碑

右大唐博陽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并序乃翰林李荃文吳郡戴千齡書天寶七載立書方勁有力不類唐人

唐裴平隸書文宣王廟門記

右裴孝智撰文裴平下丹并篆額大歷八年立篆額字不甚大

唐裴平隸書黃石公詞記并陰

右大歷八年立題篆黃石公祠記五字并衣布

趙郡李卓撰七字俱篆后書前試義王府倉曹
參軍裴平書十二字亦篆

唐王子言隸書任城縣橋亭記

右游芳文開元二十六年立王日雲篆額書在
唐隸中為古雜文極藻可誦

唐李陽冰篆書謙卦

少溫書猶蹈孔軌潛心改作當時謂為蒼頡後
身觀其上某大夫書其自任可知矣此刻舊藏
蕪湖民家近世始出簡翁此木乃舊榻可宝

唐顏魯公正書家廟碑

陸士龍有言文以述祖德為美故三代彝器皆
孝子慈孫為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蓋近之
矣又此碑後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重立李廷襲記十七字篆書乃夢英手筆蓋此
碑倒于郊野廷襲告于上官移載入於府城立
于文廟故自記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孫不能
守而後之人為之移徙樹立則不惟顏公之名
節可重而字畫亦不容泯矣然則為人子孫思
以稱述先德而異世之後欲留不朽者可以思
矣

唐顏魯公正書八閔齋會記

唐世藩鎮跋扈之患所不忍言只如此碑乃因
田公之病而為之者當時所費不下千萬然當
時有烜耀于此者今皆漸滅而田公之事獨以
魯公之書而傳余嘗評此書在顏碑者最為奇
偉蓋以其氣象森嚴而又不窘束故尔

唐顏魯公正書元靖先生碑銘

右結體與家廟碑一同後有小跋云紹興丁巳
五月十有四日大風折顏碑雲溪沈作舟扶起
之

唐顏魯公磨崖中興頌

右大字魯公書之翹然者在八閔齋記上

唐顏魯公座位帖

右草書乃魯公草本無意于書而天真爛然學
者可以知作字寫画無意于佳而自佳者乃誠
為佳矣

唐李北海行書嶽麓寺碑

是碑筆勢雄健在雲麾之上刻字亦出公手大
凡李公書言黃鶴仙伏靈芝元省已者皆托名
也

唐林藻深慰帖

壬子冬袁紹之以此寄予比海寇剽竊姑蘓文
物盡糜數十年後求此遺刻難矣况此碣載入
閩中又已不存耶元白收之當勿遺落庶余得
頻借閱也甲寅五秋日記

唐顏真卿草書爭座位帖

大丈夫平生即槩只視其氣如何胸中磊落如
萬丈虹蜺遇事而發出之以理便可如真金美
鐵百鍊不回若無主宰為物所奪則瞬息間已
冰消霧釋不能復振顏光祿在唐人知其死希

烈之難不知此老平生自許者不必待此尺如
爭坐位時咬釘嚼鐵便有上鋸時氣勢元白信
此則此帖潦草皆是一段奇氣只當作茶二
姪文字書麻姑壇文章看之可也

唐歐陽率更行書夢奠帖米元章行書杜

詩附

右夢奠帖與米書杜詩共一帙壬子秋曾于市
上并深慰帖欲購得之逢新安王虎文與語回
首已失賣者所在後吳門袁紹以深慰見寄而
茲刻未獲再覩昨于杭州王箕泉宅見陳道復

重臨米詩恍然憶往事如昨今復借元白兄所
收舊冊覽之恰似久別故人忽墮研席邊談笑
竟日默消胸中許多俗氣也

唐梁昇卿隸書御史臺精舍記

觀此碑足見唐世法網之寬然在上者若無真
心泣罪人之意則精舍即是地獄餓鬼而罪人
匍匐塔下方且望之奪魄此書與夷齊碑結體
相類唐人隸書可觀者也

唐張誼行書

張誼是碑行押綽有魏晉風韻乃知今人不能

退筆如冢以造古人妙處而欲傳世真是愧赧
無地也

唐僧懷素草書大字千文

狂素此書遺筆似與自叙藏真律公諸帙不同
然而圓熟姿媚天真俱備可觀也

唐張少悌行書李光弼碑

張少悌書此碑在張誼書姜源碑之上後五百
年有中男子盛時泰借姚氏法書四十種內有
此帙敬為書評歸之

唐褚遂良行書哀冊帙

癸丑四月五日余獲此帙十日同袁振伯觀於園亭是時母夫人張病勢已篤振伯束裝又迫予勉治酒食餞之摩挲是冊記日於上今日秋雨初滴坐蒼潤軒檢姚氏襍帙得此恍然者久之因憶陸士龍有言人道多故歡娛寔難予之所感豈徒存歿尺如振伯在姑蘇兵戈中何可即見耶然則達生者可以觀矣

唐王士則行書清河郡王季公紹功載政頌永泰二年

王公此碑頗奇偉有矩矱

唐元宗隸書孝經

余觀此冊知唐之藻潤政治燦然可觀

唐林藻深慰帖

八月內見此帙與夢奠帙于市上余正探囊構之適遇新安王虎文與語良久回首而失聞此刻已歸閩中求之不易得今復獲之故題藏之以見真迹之難得存此猶足為土苴尔壬子孟冬十有九日病酒早起搔首書此

唐沙門勤行書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
右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撰天寶九載立世

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唾地皆成珠玉今以此
碑觀之如云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彼
嶺雲無心即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矣此
數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况經生哉書法
自聖教序中出是善學逸少者嘉靖丁巳五月
七日記

唐本業寺碑

右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乃南唐乾德五年
所立者按記言天鑒九年僧淨玉捨宅為寺保
太五年宣義開寧兩鄉人周俊周禔等請開善

僧令安修之碑乃為安而立者予嘗記誌言謝
靈運謝惠連墓近本業寺地名謝塘屢欲遊之
甲寅同友人自栖霞至寺入門石徑甚幽而殿
正與鍾陵之陰相對寺后亂石蹲踞如萬羊問
寺人以謝墓不知所在作詩吊之以還今回思
之都忘其景象惟碑內言東接文園昔是儲君
之主西連蔣嶠今茲蕭帝之蹤者誦之彷彿其
形勝尔丁巳五月十八日記

唐柳公綽正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鐫者有御史榮華跋

言中立此文如甘誓先征不華不俚子寬此書
如端人正士筆法道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之
節者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
四者備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言也王泉公
自蜀還見貽因記其后嘉靖丁巳六月八日雨
中記也

唐高正臣行書明徵君碑

右高宗御製王知敬篆碑陰有栖霞二大字乃
大中庚子歲所立今碑乃景子此即米芾所謂
手摩一丈玉讀畫上元記者書自聖教序中出

極有風骨可愛

唐寶泉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泉字靈長詞藻雄贍草隸精深晚年著述書賦
七千餘言蓋深于字學者書此碑在唐人中別
有一種風韻骨力有瘞鶴之遺意碑在貞元三
年為常公師立歷叙世系及師授甚詳又言法
師至行稽乎元化通識合于靈造與其有也萬
物不得而不有其無也萬物不得而不無得
喪以春秋為死生盈虛以天地為旦暮其推尊
可謂至矣而后又言身纏世故迹混俗塵發忠

孝以飾躬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豈常道之可師若然則其人似亦可取此所以昔人以道門華陽方之儒門洙泗也歟友人陳元晉遊三茅榻此見貽予手粘為冊因題之留軒中云嘉靖戊午九月廿二日雨中對菊花記

唐業行寺主釋翹微正書岑君德政碑

右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錄事參軍張景毓字

燭微微撰案碑本君名禎字德茂南陽人也祖文

本父景倩解褐為軍又為蒲州司戶參軍

又調精補衢州司倉參軍乃擢授潤州句容縣

今是碑因其去而立也碑今在縣治二門外今年秋予以試事赴句容既失意日夕遊衍崇明寺托居民榻數碑以還柳沂江君指示此及寺中仆地石幢云是李北海所書又檢書史會要以示句容隱士若江君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少時與祝京兆往復詩稿及宋刻句容縣志自言遠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錄在鄉中不及取后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因得摩挲墨本悅憶往事故記之云嘉靖戊午十月廿一日記

唐沙門齊操行書大泉寺新三門記

右鄉貢進士姚墓撰文乃唐開成三年所立者
今在句容崇明寺山門內按志大泉寺在句容
縣東北五十里乃宋開明二年邑人顏繼祖捨
宅為之者今徙置縣北唐荅村碑陰有崇明寺
莊功德記則元符庚辰山陽李潛書是此碑自
元符時已移在崇明故題為崇明尔但不知今
之崇明可即誌所謂唐荅村否尔碑兩旁尚有
鐫記惜不及觀操所書有岳麓遺意可保潛書
不甚佳篆額上刻大士像精妙絕倫戊午十一

月二十日記

唐昭仁寺碑

右朱子奢撰文不著書人姓名鄭漁仲以為虞
永興而都元敬亦信之子謂筆勢與永興不類
雖規模永禎師而有風骨或恐即朱公所書不
可知也嘉靖戊午王泉陳先生在慶陽達一范
堂自為記刻之后客死載喪歸其子夢吉以遺
刻惠予而并及此嗟夫士遊萬里之外欲以功
業自詡而瞬息難料如此此所以唐皇于薛舉
戰地而為此寺視碑中所言如御辦空同非趨

涇槃之圻乘雲谷口寧遊般若之門云云者亦可槩見也歟嘉靖己未二月初八日記

唐王縉行書王忠嗣碑

王公此碑元載撰文夏卿書丹一時翁婿冰玉照人矣字結體規模北海而肥予曾于盧同卿書室見之記憶不真因近世稀有也聊存之嘉靖己未十月二十六日記

元續紀

秣陵盛時泰

宋米元章行書魯公碑陰記

宋世書稱蔡蘇黃米然南宮雖自晉唐諸名家出而其法亦少變焉此帙筆勢猶端謹無怒張穠纖之失其亦因魯公而變之者歟甲寅三月望日題印崗太守所藏本以貽元孫原溥

宋劉次莊真書仁壽縣君墓誌

正德中祈澤寺修佛堂此誌背嵌墻角僧欲碎以為路東橋願公見而止之遂傳於世予向見

茲石在露地諷寺僧移向屋下然比久不至山中今不知果移否也又龍池邊有宋時移文墓刻極精印南公當不應反遺之也余既借觀此帙而並以是告原溥原溥有別業在湖西他日轉榻之以歸亦一奇事也嘉靖甲寅三月十八日淨信居士盛時泰仲交記

宋米友仁行書大成殿記並謝宸翰表

評者以南宮書怒張有子路未見夫子時氣象今以小米較之又不但堂廡之羞而已余嘗合晉二王唐二歐宋二米並觀謂具一鱗不如一

鱗以茲二刻視之良可見其梗槩矣甲寅三月十八日借觀淵泉兄所收本因數題數字以記之

宋彭太素行書等覺院記

此碑刻於真宗改元之歲當是時四家之書未行故猶有唐人行押之勢覽之翩翩翻自可喜也

宋蔡卞行書曹娥碑

論者謂京卞之書悍誕姦兇見於顏眉千載之下使人掩鼻故當時見大蔡書崇寧二家者有

有意破字無心寧國之語印岡公收古今法書
極多而猶不棄于此高齋靜坐有客諸門出此
與坐位帳同觀可以知人品嗜好于筆畫中矣
原溥試以其一語我來

宋李沅隸書鄆州學新田記碑

此帖雖出宋世而題額下款俱如漢刻有古受
禪遺意原溥其以甲府貯之俾人輕宋世佐書
者觀焉甲寅三月二十日束髮畢禮慈悲大士
像后記

宋蘇子瞻行書洋州園池詩

此帙乃東坡為石室先生書者周府重臨故有
蘭雪軒筆意

宋王介甫此君軒詩

此君軒刻舊在應天府庠吾鄉嚴子寅酷嗜書
畫嘗欲構一亭種竹東西壁重刻是石嵌之未
果今二石既以零落而子寅竟賫志以沒偶覽
原溥所收道其間予人者如此時甲寅三月二
十日也

宋范文正公真書伯夷頌

系為唐虔士檜為宋宰相貴賤迥異然檜當時

思托于系之後而今日檜之子孫羞以為祖然則人之立德可知已嘉靖甲寅四月初七日記

宋沂州普照禪寺興造之記

右沂州普照之寺興造記仲汝尚撰程暉篆額仲汝芳刻石而書則集柳誠懸諸字為之其視元秘塔等銘蓋由孫之于祖雖不求其必肖而氣脉不無闋涉記稱其地即右軍故宅故有曠書臺澤筆池吾于此而又有徐勉戒子書之感遂并以告淵泉兄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宋邵毓行書安民堂記與梁彥通碑

右邵毓書二碑其一前有飛白安民二字乃仁宗書以賜錢晦者世稱飛白始自蔡中郎而右軍稱善然今都不可見善學者即此觀之亦可
以見其飛白之遺意矣按書齋字仲恭丹陽人曾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二書可稱能品嘉靖甲寅四月七日題

宋黃魯直行書食時五觀

余嘗謂涪翁四體詩與五觀帖視其言若迂而真有益於人令人閱世事不空讀梵書不廣少侈于衣馬老溺于晏安失意則奔走竟日得志

則饕餮終歲其有留意清淡者鮮矣而又况于
深諳聖諦耶予昨借此帙于羅氏閱之而深有
所感故手臨以還之也

宋米元章行書章吉老墓誌及表

右二碑墓表字大于誌然律不及于誌吉老以
醫名于時元章既為書誌又為述表拳而不
厭其復此雖其子之自致亦以吉老為人可稱
也觀其志之所述數事蓋亦篤行而隱于醫者
令人于親之沒自為志文刻以示人苟且完事
惜費而忘義豈以今之時無米顛耶吾于此深

有所感

宋黃魯直真書狄梁公碑

王欽佩先生謂此碑如劉阮之徒章甫組豆蓋
謂涪翁不善真書故不免反拘于規矩中無超
然處也

宋蘇子帖馬券帖

右大字甚佳方叔過子瞻不偶而落第即此刻
觀之不徒見當時友誼之篤亦足以知李公人
品矣

宋陸放翁禱帖

予癸丑清明日曾得此帖題詩其上云人人載
酒過長干歌舞春風興未闌我辦酒資無處用
購將舊帖背人看蓋因先母病將祈神三茆故
尔今日再觀羅氏此帖徒為潛然出涕而已

宋蘇子瞻真書韓文公廟碑

右結體端毅有褚法佳書也

宋黃魯直行書快閣詩

右筆纖長在食觀帙上馬券跋之下

宋蘇子瞻真書表忠觀碑

右大字有骨力學長公書者自此入可得其勢

宋黃魯直行書黃龍晦堂和尚開堂疏

文節此書骨肉俱到勝七佛偈百倍

宋黃魯直行書七佛偈

右遺筆纖刻手不佳失真多學者恐流于媚

宋邵補之隸書明倫堂記

右在休寧縣乃淳熙甲寅邵補之記并書不甚

佳

宋瑯琊山題名

右簡翁藏琅琊山諸賢題名一帙內有云治平
二年秋八月癸卯我生魄伯兄子美與予挈幼

子世偉為琅玕之遊觀月于曉光亭宿了堂
詰朝西觀琅玕洞飲寒泉并煮茶而還又明日
往觀廣照上人塔由南嶺路以歸自初及今
至山者三而未有如茲遊之勝且悲也滁人雍
成之為客長老僧繼詮在行責授滁州團練副
使錢公輔題又后書云甲辰仲子玉續至余
曩讀滁志恨不載諸聞人題名今觀此裛然巨
函既已快古迹之未湮而讀之至此又如身在
千岩萬壑中者然則古人謂游名山飛鴻踏雪
題名只如雪後指爪者豈真無所見哉

宗蘇子瞻行書金剛經

右小字前有篆書御府所藏東坡書金剛經十
字予聞之高近思云此碑在臨江覆砌道左高
疑有其字起之得此然竟得其半昨高曾以此
貽予予昨轉贈半峰老衲嘗戲謂之曰蘇學士
為父書金剛經一本流傳至今予為母書心經
不下數十隨寫隨沒此宗公案老和尚如何判
斷彼曰且只管寫莫與他較長說短予又曰當
再為師寫楞伽彼曰即刻板江淮予笑曰汝道
我做不得東坡自却以佛印自任曰家貧靠隣

富客適有以吳中重刊貽予者恍惚往事因為
題之時嘉靖甲寅十一月十三日也

宋黃魯直行書遊青原山詩

右碑遺筆俊偉惜刻手不佳有失真處然風神
故在余嘗謂涪翁二詩如後首釣魚臺云笋蕨
林塘晚絲緜歲月除綽有唐意但以前篇觀之
則用韻既險而說理又晦率多牽強鉅湊欲令
人以意解之此所以謂江西派也

宋蘇子瞻行書歸去來子辭

右石本在潯陽長公此書用筆圓鋒鈺都不露

後有跋差大字更疏爽余少藏是本每暇則臨
數百字嘗慨想惠順自言惠州不在天上之語
而壯之謂其間關萬里只求長公一書為誕及
今觀之公此書真足以博惠公一死然公不書
他文而獨書精節此詞豈非所謂飽吃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者深有感於中耶

宋黃魯直草書阿房公賦

右多側筆亦有遊絲牽連處不如所書漁父詞

宋黃魯直行書缺月掛疎桐詞

右大字有丰神涪翁書出色者骨與肉兼到

此乃後卷法元
鮮于伯機草
于文之末後法
在此頁重寫

宗黃魯直行書大江東去詞

右後有跋已模糊涪翁此書不如缺月掛疎桐
如東年宗賢雲中李昭文岷陵周景遠彭川田
師孟真定一惟肅皆一時善書之士胡不求以
為法顧予貧陋多謗曲學寡聞之士奚足法耶
殆用此相慰籍耳故不敢辭雪寒晨起筆墨不
調殊愧不工鮮于樞記

宗蔡君謨正書萬安渡碑

右大字體結不愧磨崖

宗黃魯直行書涪溪行

右字遣筆妙刻手亦精在青原詩之上

宗蔡君謨真書有美堂記

右字大如錢隸題美茂宋世稱能書者四家獨
盛然四家之中蘇醞藉黃流麗米峭拔皆令人
歛衽而蔡公又獨以渾厚居其上豈非以莊嚴
簡望之如有德之士而自令人心服雖欲凌駕
其上而自不能者哉

宋米元章篆書徽宗御製孔子贊

南宮篆書世不多見此刻殊有遺意但微傷于
軟

宋蔡端明詩刻

蔡端明書在宋代為第一萬安渡只欲追摩屋
此數詩結體員勁典刑俱在駸：入顏光祿之
室矣嘉靖甲寅六月三日雨中借姚氏本觀于
蒼潤軒因題

宋寶晉齋法帖

研山遺刻余同蔡端明雜帖借觀于元白因合
君謨荅徐虞部辨歛石詩臨四紙一貽朱法曹
子价一留屏上而歸原搨于姚氏

宋米海嶽二帖

右米帖二種乃元白得之嚴子寅者瑞墨堂是
元章使淮時所建荅薛紹彭云本當第一品天
下却緣顧筆在漣濟者是也多景樓在京口面
山背海為天下甲觀元章僦居在焉比年學書
求借遺帖昨得此灯下觀之甚適因為疏之如
此

宋米元章行書太平州蕪湖縣學記

此碑在米書中最為環瑋吾鄉嚴子寅酷愛南
宮書每日臨千百字弊則更易一帖此本不知
是第幾次裝者今歸元白余得厭觀之遂書以

記

宗真宗御書青帝廣生帝君讚 正書

帝王學書自非急務然即其筆勢觀之亦足以知其治所在趙宋自太宗後惟真宗稱良觀真帝廣生帝君刻亦足以知好生之意評者謂其書妙在全備八法元白其信然哉

宗蔡京正書集賢趙公大觀神道碑

此乃黃美之故物籤題是徐子仁所書流傳幾許乃歸元白鄭子經言蔡公書令人掩鼻而過元白收此無乃采菲之意耶

宗米元章行書露筋之碑

曩讀王常宗露筋娘子詩心其壯之欲一見米帖不可得秋澗籤頭忽以見示長夏湖草邊蚊雷不知幾百萬繞攢鼻腐已自飲飫一上此女便是百年劫一段公案中岳復為勘破今日文墨之士借以舒寫忠憤

宗僧夢英正書夫子廟堂記 程浩文

夢英繆篆極為可鄙一時縉紳縱而贈詩令觀此碑有顏柳遺法殊堪披誦豈唐時舊刻英特重摹之上石故典刑俱在耶

宗中書門下牒

右中書門下牒永興軍一通乃宗仁宗因范雍
之改地為學欲請九經書籍者當時眉陽僧惟
悟正書上石字畫道勁有歐陽率更遺法秋澗
嗜金石刻不稍微細故得蓄之余既借觀數週
乃知古人重民育林在宗尤有忠厚藹然之意
不獨文翰精美而已

宗黎持正書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
右京兆府學新移石京記一帙乃宗元祐五年
黎持為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

呂公此舉真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
本慨想蔡中郎遐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閱者
大

宗范成大行書四時田園雜興詩石刻

右范石湖行書後有周伯琦跋云公以文學知
遇思陵阜陵遂登執政此詩蓋謝事後所作曲
畫吳中郊居風土民俗不惟詞語膾炙人口而
筆墨標韻步驟蘇黃之下使人健美名不虛得
詎不信然余向讀石湖志慨想之不可得今觀
元白所收墨本為之憮然吳中近為海寇剽

劫痛非昔日矣縱使石湖老人見之吾恐不賦
田園而賦洗兵馬也

宋涪翁書歐文忠廬山高長短句

歐文忠公廬山高自謂其頽頽蜀道難然得涪
翁此書愈覺氣勢軒昂是皆二公平生之極
詣也清秋園居瀟灑無事獨坐鸞羣閣上日臨
教十字水天兩碧又何異仗策紫霄峯邊耶

宋黃魯直阿房宮食時五觀馬券法帖

杜牧之阿房宮賦嘗余恨其不道磁石事涪翁
此書其飛翥掇有金石相宣之意食時五觀帖

多折筆馬券帖是蘇黃二公為方叔區處其窮
者讀其券真有人愧死處今時風土偷薄豈
徒朋友道淪落真如弟兄骨肉以財勢欺凌者
何限况兩姓人耶吾友姚元白蓄法書甚多今
此三刻併為一帙必有見矣其徒愛其字耶

宋黃山谷書七佛偈帖閣詩石刻

米元章曾譏黃庭堅是描字今以七佛偈觀之
信然如缺月疎桐之橫放晚登快閣之清勁大
江東去之轉折則又種々臻妙大抵學書之士
只須遍覽古今墨迹石刻爛熟胸中臨書時隨

帝筆興趣寫出更不可道古人不好處便落人
脚底下尔

宋黃山谷二帖

右濟南周子與并浯溪石刻一帖吾友姚元白
所收子與帖曩歲西虹外史曾以貽余後為好
事者持去壬子春余在盧中丞座論及古今金
刻偶誦此一過盧公咲余槐花將黃士子胃中
文墨無半斛不知從何記此閑話余笑止誦浯
溪詩舊曾借觀于羅氏余評其遣筆妙在清原
詩之上今日再觀秋夜篝燈摩挲石本遙想老

人當年季春風雨中湖襄江水欲漲從緇素數
十人向元次山碣邊作詩書字三宿而反俯仰
古今寧無所感慨乎元白慨慷好事能周人之
急家有陂池數畝瀟灑曠濶正與二帖相契余
得借觀故漫為書

宋黃庭堅黃龍禪師開堂疏并元上人詩

黃龍禪師開堂疏并元上人此君軒詩共一帖
皆山谷老人書元白收之余得借觀因嘆晦堂
和尚為徐禧請出向雲岩院說法後人追求山
谷書此疏已是捕風捉影元上人千里間閱見

魯直只要一詩此又却是喪了自家寶珠矣然
非二人留下這柄話頭元白將何者裝潢今將
何者題記且又道一人兩手寫字還有同者麼
請元白下一轉語又休道我平地上起骨堆也

宋米南宮行書章吉老墓表

米元章書章吉老墓表筆勢縱于誌銘大都士
人作書時有平有合觀者雖不可執此較彼然
必求其妙處則于自己臨摩方有資助不則只
是聞張顛善草凡得其敗帝惡札皆謂是以頭
濡墨時所書豈不是癡人前說夢嘉靖甲寅八

月二十七日在蒼潤軒對吳仲珪古木零藤記

宋米海嶽臨魯公座位稿

凡臨書摹畫貴在神駿不徒形似米老臨座位
帙譬之孫之于祖雖不必全肖而氣脉自是一
派若使他人為之吾恐其優人為項羽在場時
雖能辟易叱咤而轉背終只是凡夫尔

宋米元章臨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銘

書史言虞永興此帙甚詳此乃米老重臨本頃
余送文壽承昆玉還蘇詩曰獨獲汝南帙何須
登第歸正指此銘舊跋而言今于元白處借此

觀之恰似當時崔十八丈重覽與幾元對言也
嘉靖甲寅八月二十九日晚起對雨在蒼潤軒
垂簾記

宋米元章染袍帙

元章染袍帙後有宋華跋世稱元章顛以此帖
証之果然然世亦有顛于元章而不稱于人者
甚多然則顛者人耶帙耶元白其謂何耶

宋米元章寶晉齋殘帙

右寶晉齋殘帙乃子寅所收今歸元白予得冊
閱之因記陳繹魯有言曹之格模刻在諸帙中

為最下蓋星鳳之子也古人鑒賞心手兩到今
世稱好事者豈徒未見古榻并古帙名亦未之
聞子寅平生極嗜詩畫且酷喜米書余所見不
下百十種而未君其近半予每憶其人不得而
得見所遺因為慷慨者久之嘉靖甲寅八月二
十九日雨中試龍井茶書

宋蘇子瞻行書醉翁亭記

歐公此文蘇公此書真不負此滁州山水但不
知李陽冰篆庶子泉與常蘇州作詩時如何
宋蔡君謨真書萬安渡記

元鄭杓子經著衍極取古今十三人謂蔡公書起五季之衰萬安為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書不難于矩矱而難于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觀之只似作蠅頭小楷此固其過人者耶

宋方山定林寺碑

右方山定林寺碑一通乃宋嘉定庚辰免解進士建康府校正書籍朱舜庸撰廸功郎新平江府錄事參軍秦鑄書從政郎辟差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遺危和篆額按志舜庸即金陵人隱居不仕著金陵事萬卷慶元中留守吳琚

訂證以傳為此文頗工書亦有米意予以乙卯春同祈澤僧往遊因榻以歸然志但以朱公為隱逸而不知為免解進士微此碑其何以考耶
丁巳四月記

宋吳郡重修大成殿記

右宋鄭仲熊撰米友仁書翟耆年篆內言國家兵興之後天下廟學僅僅有之類因陋就寡寶文直閣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修此乃紹興十一年也予謂梁公以金人之寇創制學校可謂良牧然比歲海夷入剽吳人四避此亦其

所棄也天幸不使屠城爾設有之其虐寧下虜
道耶不知繼之者亦為修此乎予以丙辰除日
得此于市又有金書妙法蓮華經七卷于絹者
細如蚊足影見字畫上画寶塔品下画諸方諸
祖不知何人所為寶奇品也因附記之若夫大
米此書向已許之不再贅丁巳四月二十八日
記

宋蘇子瞻楷書海市詩

坡仙嘗謂韓退之能開衡岳之雲而不解憲宗
之惑能信鱸魚之恠而不能已當時之謗觀海市

若出一轍世稱二公命宮舍磨蝎故文而多訛
信哉

宋蘇子瞻行書吳子道画跋

右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與史全叔者去海
市詩前後僅數日蓋必一時所貽者書法飄逸
其亦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二刻俱在
萊州蓋蘇公妙品也丁巳四月二十八日作文
後謾記

宋人題名

右不知所刻亦無名氏其語云至和二年歲次

乙未夏六月下旬休新釀抵熟佳果探成清泉
可漱芳樹堪倚郡守陳從古率通判王希顏邑
令孫奕台幙陳確從事趙頡杜仁壽會于巖石
之上醉書以記共六十六字楷法精妙予每愛
之俟詳考以訂其所在

宋蘇子瞻墨竹

右嘉靖乙未吳人得于土中是時錢得洪為學
師記于上錢餘姚人以講學名記言東坡敏悟
可與入道而學不純于所造皆技能害之使專
志于道則粹然一出于正矣予謂錢公正專志

于道者又無技能害之何其所造亦正此耶丁
巳五月十八覩友人所寄拓本因記之

宋湖隱上人像贊

吳中舊有酒仙詩張即之書刻于石予每愛其
達有寒山拾得之遺今無兢齋贊湖隱上人云
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荆棘林透過金剛圈
眉毛厮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
有時結茅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
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登如蛻蟬湧出
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

所以為濟顛者耶噫若茲人者亦酒仙之流也
歟丁巳五月十九日記

宋如愚居士書滿庭芳

昔僧有言儒門淡泊收拾不盡所以皆歸於佛
此言雖夸然人實有或因省悟或因不偶而逃
之者金陵牛頭山辟支佛方塔上有朱如愚居
士滿庭芳詞云吾乃當塗棄儒奉道遵行聖誨
多年已踰三紀絕滅六塵緣習業自營度日未
曾謂見豪賢般若力掀翻煩惱坦蕩獨脩然來
斯于四載裝鑿佛像塔宇畫光鮮造遮暘石道

直至水磴邊都係束脩已鏹捨為助道安禪知
慚愧了無所得本覺性明圓字畫類山谷后書
淳祐四年十月望日如愚居士書記后又書云
庚戌年九月初二日化予以癸丑七月望為先
母張修孟蘭齋此中覩此詞時方僧明通者修
塔未完予許作記后刻石送入山今並此石俱
嵌于塔傍又有七碑不甚佳丁巳五月二十二
日實先親忌日時已四更歲矣祭餘檢書偶見
之目為記于後云噫若居士者亦高人也哉

宋蘇子瞻與佛印書

右小碣在金山乃淳熙戊戌所立者內言僕不知大顛如何人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味此語似有諷元公意故前云今承示喻知世外人尚如此吾輩何足道耶則其意可見矣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

宗張忠定公像

右宣德中安成劉球所刻劉公下自有像記甚詳像作巾服員領面文骨木甚奇右上橫篆張忠定公遺像六字左書大德六年九月十有七日吳興趙孟頫同楚人湯炳龍拜觀于北山書

房右書公自贊曰平則違衆崖不利物平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服之無斃予記陳希夷贈公詩有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地也須多謝髮邊澹蓋先知之矣雖不能同隱華山亦已幾于仙也哉丁巳六月八日雨中觀日記

宗黃魯直行書此君軒詩

右宏治辛酉長洲薛英按蜀獲此碑于南榮立于分司覆之以亭自以為起廢涪翁九原之英爽亦一蘇醒昨玉泉公在南榮分司早發時忽

見破屋中樹一不自披荆視之因搨以歸噫好事如玉泉公使薛老有知其亦蘓醒已乎涪翁此書與詩頗奇偉自言咄嗟而成文不加點蓋亦一時之興所至尔程嬰杵臼二句然有江西派之意也丁巳六月八日雨中觀于蒼潤軒記

宋米元章大書墨池扁

玉泉公還自蜀予往問往迹言支機石乃一頑

石左擔山已入官衙浣花草堂近河惟長松里

餘內有一寺楊子雲故宅已廢門楣上上存米

公墨池二字因索以歸海岳公署書甚稀然書

史言甚高而二字亦無古意正昔所謂必眼高妙而立論有過中處者歟

正書義和寺記

右宋太平興國四年立內言寺本晉人司徒登之宅內有昭明太子書扁經會昌之燬不存筆力甚道惜搨入庸俗前書人及撰者之人俱未及搨俟後搨時補之尔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記

宋馬雲夫行書崇明寺轉輪藏記

右紹興九年立張休純篆雲夫此書規模褚令

蓋當時院體所遺今石嵌于院壁寺僧都不知
之柳沂柳永年字壽卿者為予言遂併搨之聊
作他時談柄尔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記

宋蘇子瞻行書馬券帖

右馬券帖刻在嘉興陸宣公祠中乃子瞻為李
方叔所書後有子由詩并魯直跋方叔即子瞻
主試落第者予嘗謂子瞻以玉鼻驄贈方叔不
足奇而子瞻以玉鼻驄贈方叔則甚足悲然方
叔不遇于子瞻乃命也而后竟齷齪以死使坡
公有愛才之累則士之自立可不慎歎嘉靖已

未二月八日因友人所貽漫為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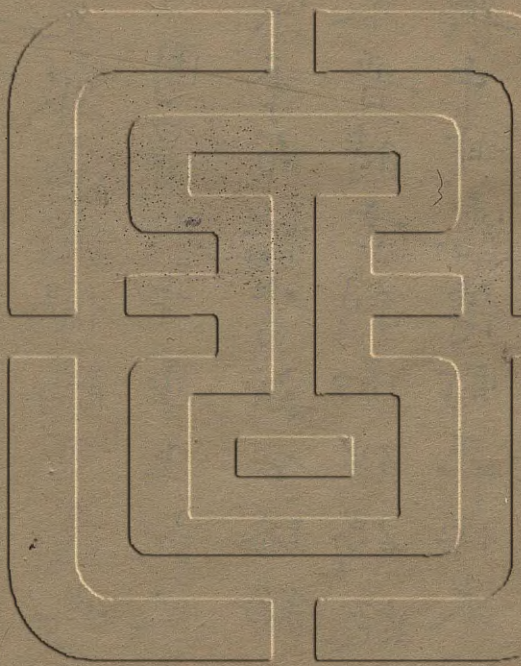
宋蔡襄正書有美堂記

蔡公此書出自承師但天子寵之之寵不從穴
其說見郭忠恕佩觿可考也嘉靖己未四月二
十八日因得此于市上記之

宋季布楷書新公塔銘

高座本晉時古刹而碑碣絕無小碣隱于叢莽
乃紹興中甘露傳灯正祖大師法永為東講院
主慧新立者文與字雖不甚佳而實雨花之遺
迹內言新公員母禮補陀遇大士化現日觀者

不在南方汝途中錯過又曰以有為身易無漏
智事亦奇句亦古也嘉靖庚申清明日記



元續紀

秣陵盛時泰

金王黃華書博州廟學碑陰記

黃華老人此書駁之遂侵凌米顛只欲與之分

庭抗禮虎兒在堦下便當縮項爾嘉靖甲寅六

月十八日睡起題

金王庭筠行書博州重修廟學記

右黃華行書金學南宮史言老人儀觀秀偉善
談吐胸次不在元章下觀之信可見矣元白收
法書極富長夏坐鷺羣閣臨摹不輟予每借閱

之故為題此

金王庭筠行書太原重修學記

老人此書筆勢在博州二碑之下吾鄉嚴子寅
性嗜米書兼蓄學米得名者蓋亦從流溯源之
意今乃都歸元白元白其勿厭觀也哉洗硯磯
邊夏水正漲日臨百過足矣

金党懷英隸書孔廟碑

右字畫在周西岳碑之上

元續紀

秣陵盛時泰

元趙松雪行書千文

書石籍于刻手猶書紙籍于筆工世稱趙文敏
字非茆紹之刻不佳此帖乃僧啓東白重摸于
石者故筆勢不無少失焉觀者如九方氏相馬
可也甲寅季春望日記

元鮮于樞行書進學解

頃見鮮于伯機絹書唐人詩二軸筆勢如猿嘯
蒼松鶴鳴老檜以茲刻視之用筆雖同而丰神

稍異學書者必多求之墨迹而後覽乎石刻庶
可以悟古人筆法之妙矣嘉靖甲寅三月十八

日曉起題

元楊翹隸書瞻儀堂記

唐時字學甚盛而獨佐書不渝漢魏豈以當時
人皆習子真草行押故遂不工之耶今以此帖
觀之雖嚴勁古拙不及古人而布置美茂風神
骨力反有一種韻度學者可以觀矣原溥乃祖
印岡太守公藏漢刻甚富而猶兼收乎此其亦
有取于斯也哉

元劉惟一篆書朝元觀書

元人篆書惟吳子行周伯溫知名此刻雖美茂
不及而古勁有碧落遺意可寶也原溥其試較
之

元李虞巽行書范文正公祠記

徐琰文章虞巽字百年碑板未葺言行人莫道

追崇過誰似當時范秀才徐琰過杭州折節矣

子行李虞巽重刻嶧山碑今在尊經閣下二公

皆勝國時博雅之士即此文章字画可以想見

儀刑矣嘉靖甲寅三月二十日記

元王興祖隸書池州路徙建憲司分治記
分司之責甚切于民而元末法度盡廢一切皆
為粉飾之具此碑刻于至正六年後三十年我
聖祖龍飛而池陽首服則民心可知矣然則前
日所謂閑廣其居者祇足速其去而已閭閻細
民竟何所赴愬耶觀是者可以感矣甲寅三月
二十日記

元虞伯生真書興龍寺記與元清河碑

曩見道園公題宋孔道輔擊蛇笏卷後筆意正
與二碑同道園公在勝國德行文章冠冕一時

而書字特其餘事然其行筆重厚典雅類有道
者之士則公之德行文章又于書字而可見矣
淵泉借予法書將及百種而道園公之刻初見
故為道其故如此嘉靖甲寅四月初七日記

元虞伯生隸書長洲縣宣聖學記

右陳旅文柯九思篆額予幼時聞橫涇顧師言
文徵仲隸書是學虞道園者曩見虞公題画上
十數字今以此本印之可翫見其筆意矣

元楊恒篆書李翰林酒樓記

右沈光文楊恒篆筆力瘦勁樓字從聳不從木

也文亦奇偉慨嘆

元趙子昂真書冲元仁靖大真人張公碑

右碑結體勝番君

元盧疎齋詩帖

右盧公書奇偉雜真草隸籀而出之故其勢飛動

元趙子昂行書少林裕公碑

右程鉅夫文松雪公書字微肥殊有李北海筆意

元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右大字結體雄壯有氣勢後自跋云余與仲美任侯別十年大德辛丑過予錢塘相與道至元丁丑初渡淮時事恍然如前世因留數日其行出此紙求書余不解書南方士大夫以予北人粗點畫凡得數字傳玩以為希有仲美來自天京如東平宗集賢雲中李昭文嶧陵周景遠彰川田師孟真定惟肅皆一時善書之士胡不求以為法顧予貧陋多謗曲學寡聞之人奚足法耶殆用此相慰籍耳故不敢辭雪寒晨起筆墨不調殊愧不工鮮于樞記

元趙子昂行書千文

右結體佳刻手亦精前後俱無跋臣伏字誤書服字傍著一小伏字如豆大

元趙子昂番君廟碑

右行書微傷于肥世人學趙書者咸知有番君廟本猶學顏書者咸知有多寶佛塔也

元吳叡篆書東山精舍記

右虞集文蘇天爵題額唐棣立石字起落筆處俱尖蓋自古文鍾鼎中出也

元李雪菴正書茶榜大字

雪菴和尚善署書元時禁扁皆出其手此刻尤為得意元白市隱園鑿茶泉以餉客月中雪後汲水試羅嵬時出此在鳥皮几上焚炷香共以指畫字讀之阿誰雖非盧仝定是馬異七碗不足童子必重擊火矣

元趙子昂行書演公碑銘

唐李北海書碑板最多趙光祿繼之亦然此碑

骨肉兼到可以寫行孝公矣嘉靖甲寅七月五

日午後睡起晒藥適有遺墨因書此評以還姚

元白書府

元趙子昂行書崇禧萬壽宮記

右余鄉赤松山農金元玉先生所收本後有跋
云此帙清勁飄逸儼然李北海也而神俊又過
焉可謂善學古人者矣石刻去此僅一百五十
載而筆法如新但恨無佳紙妙墨榻摹得其精
神耳大明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赤松道
士記于賞趣閣去三茅峯足百里云金公平生
嗜趙書紙小筆冢精力都殫故雖數十百字者
皆臨滿書紙足可想見當時臨池之工矣此帙
舊藏嚴子寅子寅卒後歸姚氏予自姚氏借閱

記之

元趙子昂真書七硯帙

余曩歲見橫涇顧師蓄此帙每向予言松雪是
書不拘學黃庭而字字畫畫皆自黃庭而出此
乃真善學黃庭者然公瞑目未數日平生所蓄
四散于外今日條于秋澗書齋見此拓本因有
感于前事然則程公藏書袁公著論趙公揆藻
其可感者尤多矣

元趙子昂真書彰德路儒學營修記并許
有壬小楷三臺賦及游三臺懷古有述

二詩

三刻在彰德路安陽縣安陽本韓魏公故里予
每思一至之昨家兄宦遊正得是地舍姪省覲
時曾托以求河北諸處遺刻未之與也今日忽
于元白處見此三種乃知古今金石刻埋棄草
野何地不有時恐人不好則又何地不遇耶

元吳志溥隸書國清禪寺興修記

國清禪寺興造記乃勝國時張翥文周伯琦篆
吳主一書者後有章草小跋云國清寺興造託
張太史為宗勉公製之主一吳隱君書之適時

多故未遑入石今宗勉主嶽林予間會舒汝論徐
自收諸公于契此堂因請視斯文恐久而湮沒
乃合志命勒石他日國清山中或能復刻豈
不謂之習峴山故事乎况別石心二老嘗撫
誦而嘆美之茲石之立誠其志也洪武元年十
月既望大子謹識內數字不甚明右徐九
峰故物世稱吳公書是學孫叔敖向見閩人陳
少峰所藏墨本正與此相類

元泰不華真書祈澤治平寺佛殿碑銘
金陵惟栖霞最多右刻次則祈澤今年秋同友

人顧清甫姚元白陳叔行共宿次日由宮氏泉
達虎洞再宿天寧而返因命寺僧員壽搨此按
不華字兼善元名達溥化狀元及第後御為易
名余向見清風嶺碑篆書極妙蓋學徐鉉張有
而稍變其法者此碑自歐陽率更中出圓活姿
媚風骨俱存可寶也

元苑山崇禧萬壽宮詔書

右趙文敏公所書石川張文獲于句曲過金陵
予見而愛之遂遺以贈且書一詩于扇貽予兒
敏耕曰粗扇不直一呵歪詩要他恁麼不贈雲

浦學士贈與令郎元哥公慷慨好遊所至傾市
此乃徃三茆同柯丹立竹譜所得予既借臨竹
譜而復獲此公之愛我可謂忘年矣四川毛儀
曹見之謂予曰趙公書至延祐始成此乃六年
所立視他碑咄咄過北海矣予以為知言因併
記之嘉靖丁巳四月十九日雨中在蒼潤軒對
山丹花記

元丑士宏書畫重修方山定林寺碑

右虞集撰晉顏帖木兒篆內言方山三出名士
寵光祠承蓋以退菴無公主天禧講席既沒朝

廷欲命其徒平山嵩公繼之嵩讓于絕流演公
以絕流之名非所以廣學海興大乘也命集易
為道源使繼退菴而嵩公次之嵩念其業師妙
至在方山故以衣盂之資重修其寺而集為之
記集言衆生自無始以來執着諸有以受苦惱
諸佛悲憫示以空法又懼滯于空寂中道出焉
是故無有亦有無有亦空則妙有真空無間然
矣此數語甚簡到書法亦婉媚可愛予向遊其
地見此碑仆于門下因搨以歸丁巳五月望日
記

元沙門師一行書崇明寺藏經院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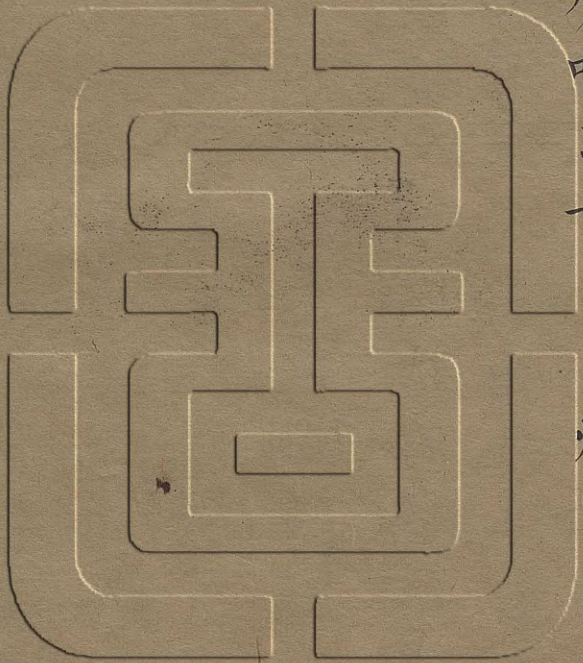
右沙門廷俊撰文李桓篆額乃至正五年所立
世稱崇明寺經為斗藏蓋言造時有七人甚偉
來書、既不知所在今碑亦言之然經今已散
失予亦收兩函一為道行般若卷一後書大宗
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寫造姑
蘇陸松書一為樓炭經卷二後書年月同惟姓
字是鮑昇者據此則出于吾人可証而何以云
云耶但前有硃砂印曰句容經藏禪寺斗書毗
盧法室則又明言之不知何也師一書出自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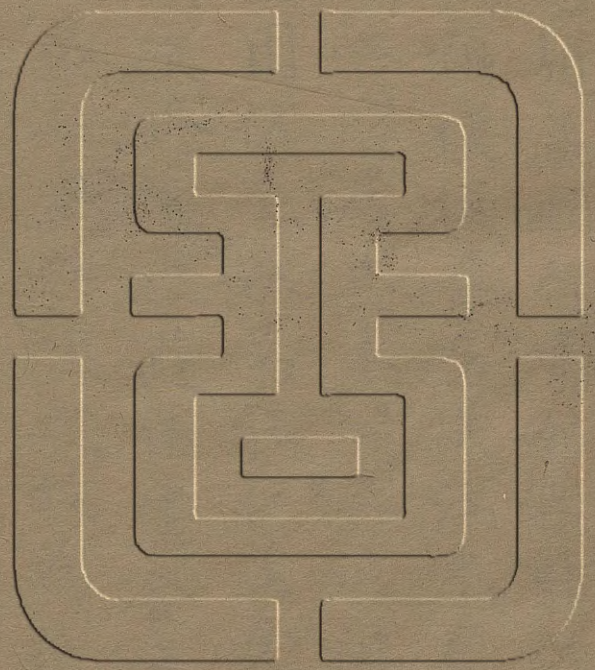
雪頗妙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記

元趙孟頫行書姑蘓能仁菴記

右沙門祖瑛撰菴在吳江本居士陳無心所施
始名順心以居其本公之徒祖震者後果菴居
士吳志因佐之改為能仁蓋震先隱于皖本公
至願為役終身從遊匡廬金陵旋至天目震既
沒以其弟子正性領之故為是記也按記擬震
若亢柔之于老聃薛勤之于郭林宗明大禪之
于妙喜蓋亦有以厭服其心者欤松雪公此書
絕佳內畝字作畝他本所未見也名之下各有

私印 至順二年所立者戊午十一月二十四
日擁爐呵凍記日色烘窓上甚適也





蘇帖

近世學蘓長公書者自吳文定公後惟石亭先生足稱名家叔行出此二巨帙相示可以知當時臨池之功矣古稱好者不過習者之門獨書學乎哉此帙皆當時禋刻榻命亦久殊行其保之嘉靖甲寅春季望日記

書謝伯生所藏鄧善之二帙後

右巴西公遺墨二帙本辣齋大叅公舊物吾友吉山兄自得伯山為婿遂以貽之吾聞大叅公嗜古最篤家藏法書名畫極多而吉山兄獨以

此貽伯者何也蓋其內一東是善之既有提調
試事命而急心欲為其女畢結伯生昨隨父槐
翁憲副入關中行色甚劇而槐翁亦為請婚
后行事適與之相類故遂舉以贈之耶嘉靖甲寅
三月廿五日雨中同劉常山安道觀敬為題其
後

書王南原四詩卷後

此乃南原公視書中州時書以畀厥嗣子新者
今歸伯生便成一段奇事蓋父以之貽子翁以
之贈婿王謝風流雖遠僅一再見矣

書徐子仁三體千文卷後

余友宣先蔭多蓄古書畫余數過花嶼山房中
披覽竟日夕此卷乃吾鄉徐九峰先生書以貽
光蔭助其少歲學書者余嘗聞九峰篆書直寄
周玉雪之後李西涯喬白岩推為當代一人真
書有歐陽率更遺意行押出入李北海趙松雪
二公中之豈徒二百年來江南傑出之士蓋亦
海內翮善書者也况此又暮年之書筆力尤
為勁麗極為光蔭珍秘久留余蒼潤軒昨自游
攝山還忽于笥中檢得敬為題名云尔嘉靖甲

寅中秋前五日淨信居士盛時泰記

書顧司寇詩草後

右東橋公詩一卷記三首乃為槐翁夫子所書者令嗣伯生甫出以相示余謂吾鄉人物以顧公為領袖而繼其後者惟槐翁夫子今觀三詩相逢行之慷慨夜雨嘆異風行之悲壯皆以佐弼之勳自期而因以相示蓋以預識我槐翁夫子于家食矣疇謂顧司寇徒以文字相調而无知人之鑒哉伯生甫可以世守矣嘉靖甲寅冬十月晦日題時泰

書兩山遺墨卷後

凡墨迹之次為郭填、之次為碑本故米元章以雙鉤下真迹一等而張伯雨亦以學者不見唐人雙鉤不足以言知書此卷自稱兩山時人不知為誰觀其以劉道原所論試筆蓋亦知自警者昨還自郊外過伯生兄書齋出以相示予定為贗本而以上說告之因携歸逾旬欲臨一本置座隅竟未果又恐久淹有失遂題而還之蓋予之意不在徒愛其字而深取其言之足以箴吾之疾若夫此卷伯生得自舊家乃外曾

祖辣齋公故物辣齋公平生蓄法書極多出此
上者當百倍不止此特其常者也嘉靖甲寅
冬十月三十日盛時奉題于蒼潤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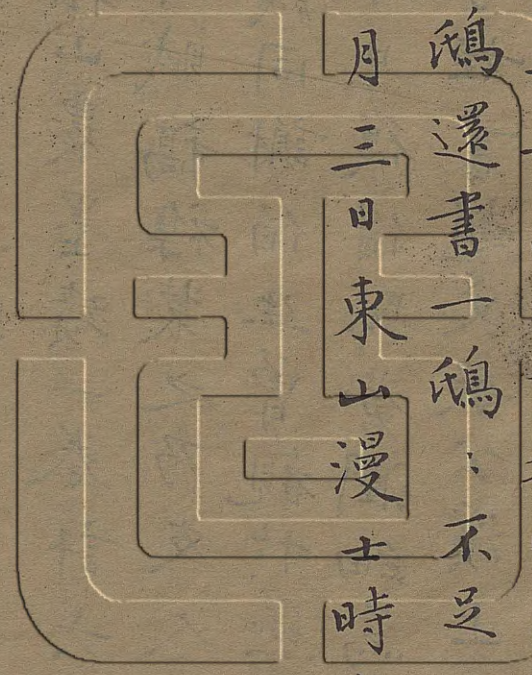
書金山農詩冊後

嘉靖乙卯四月廿四日風雨甚寒坐樓下焚香
煎茶賦詩贈廣州吳蘭皋并寫竹石因臨此帋
一過徒有退筆如冢之嘆遂以之還秋澗主人
俾鷺群閣邊披閱之庶有以復我也

跋山農墨蹟

右赤松山農墨蹟一卷計六紙詩十一首往
作與自賦稿襍裝之乃友人姚元白所收也
甲寅歲同謝伯生曾觀於燕喜堂當時已有
題字今日復借歸蒼潤細為鑒訂前一帋是
家中子姪書趙文敏公溪上襍詩確然屬本
不當與坡翁二詩及嘲尹建昌麻姑酒詩同
裝也元白文雅好事近於舊帖背帋內得山

農稿草數十幅滿為卷軸光彩耀人許借余
一：臨之每終帙書數字以還豈古人所謂
借書一鴻還書一鴻：不足而以字當之耶
庚申八月三日東山漫士時泰記



元續紀後序

秣陵盛時泰

凡物之堅莫逾金石而金石之為質世之物雖
有堅者亦莫能過焉故古之人有宏功偉績必
勒之彝鼎以告宗廟昭示子孫三代而后易為
豐碑自石鼓吉日之刻以至于秦嶧罍凡世
之王侯公卿貞儒烈士與夫閭里之婦女童子
苟有可稱頌者莫不銘之或立于隧道或立于
墓側或縣之山河水濱蓋以生者之勲庸富貴
不過炫耀一時而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槩可

以興后之思者非此莫之寄此漢唐後所以寢
多也夫人以百年之身競勲庸富貴以圖炫燿
一時也固不足言而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槩
可以興后之思者亦不過止于其身非要此以
寄之後也而後之人欲考其道德禮樂與夫文
章氣槩者幸于此有賴焉然而消沉于水火湮
沒于荆棘者甚衆而樵人牧子往往又從而摧
仆之者不少夫人以百年之身為不足恃故樹
之金石而金石為物之至堅又且同歸于銷沉
湮沒則前之人何所見而寄之後之人又何所

據而考耶始吾之紀元續蓋有感於文忠公而
為也然而名不出於膠序身不越于里閭無高
車駟馬以馳驟四方無深財厚力以鉤致四方
難得之刻徧勉鄉校覲得一薦猶可任奔走以
為之故弁而不為宣力舉業而不自知其不足
為主司錄也未古之人莫不有勲庸富貴道德
禮樂與夫文章氣槩可以寄后之思樹之金石
而金石之堅人不免有銷沉湮沒之患予之困
于進也畫於三者無有焉設使有之亦未必踰
于古人而欲樹之金石其何以寄後之思顧乃

為之不輟者無乃甚愚矣乎雖然古之人思樹
 之金石而金石之堅又不足恃則所以繼金石
 之堅而俾之不泯者猶幸有愚有予者在也
 嘉靖戊午九月廿一日雨中在蒼潤軒對酒信
 筆寫不增減一字

